

温岭"五瓣"诗人陈琴朋

黄晓慧 文/摄

温岭现代文学史上,曾有一个上世纪30年代成立于新河的五瓣诗社,《新河镇志》是这样介绍它的:"民国时,一峰书院(按,一说名长峰书院)学子朱伯康、毛莘、陈琴朋和赵寿珍、徐行结五瓣诗社,有《五瓣集》留世,陈琴朋著有《寒翠轩诗稿》,毛莘著有《七十一吟》。其中朱伯康是新河山西街人,曾投笔从戎,参与淞沪抗日之役,后留德获博士学位,为复旦大学经济系第一任

朱伯康在自传《往事杂忆》中,回忆了长峰书院的 学习生活:"长峰书院的功课,虽然仿照高小及初中,设 有国文、数学、理化、生物,但是重点在国文,最好的老 师也是国学先生,先后有毛济美、王仲枚、蔡椒民诸先 生,都是温岭有名有道德的儒者。他们不求名利,饱学 而爱生,传道多于解惑。他们都主张'士先器识而后宏 艺'。各种功课中,学生最感兴趣而得益最多是《古文观 止》《左传》《史记》和《汉书》、《幼学琼林》亦是学生喜欢 读的书。其他功课凑数而已,并不重视。作业最多的亦 是国文方面,每两周须写作文一篇,先生细看后加以圈 点和改正,好的卷子先生在课堂上表扬,并交各生传 阅。这样学生的作文进步甚快。此外,每周还出题目,作 对联,练习平仄声韵和对仗。在长峰书院读过书的学 生,几乎人人能做诗,能写楹联对对子。当年曾印行一 本《五瓣诗集》,其中有三人就是长峰书院的学生。那五 人是:毛莘、陈琴朋、徐行、赵寿珍和我,毛、陈和我是长 峰书院出身,徐、赵是温州中学毕业生,都是小同乡。'

其中的陈琴朋,笔者多年前在《温岭风景名胜》一书中看到他写的《横峰道上》:"青草池塘噪晚蛙,疏林尽处是山家。春风三月横峰道,遍地猫儿脚迹花。"诗中"猫儿脚迹花"写的是紫云英,这首绝句词句隽永,令人难忘。美术史论家、画家王伯敏也是陈琴朋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到了后两句诗,称"读了至今未忘"(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王伯敏美术史研究文汇》)。

不过,写出这样好诗的诗人却像李贺一样短命,陈 琴朋在1943年,年仅36岁时就咯血病逝了。



关于五瓣诗社及诗人,目前能找到的详细一点的资料,就是温岭诗人李圆疆所写的《诗人和毛尺园》,毛尺园即毛济美,晚清至民国时期有"浙南才子"之称的温岭著名文人。据该文介绍,"《五瓣》诗卷编印于1933年,有绝句100首,计朱伯康23首、徐行22首、陈朋20首、毛莘14首及赵寿珍21首。这本诗卷是《五瓣》作者早期留教于新河城内授智中学(现已易名新河中学)的作品。后来五人先后离开了孕育过他们诗歌创作的摇篮,进入不同的客观环境……"顺便提一下,《五瓣》浙江图书馆有藏,温岭博物馆复制后在馆中展览。

关于陈琴朋,该文中有这些介绍:

"陈朋(1908—1943),字琴朋,本市长屿人。南通大学高才生,先后任宗文中学、授智中学教员。遗著有《寒翠轩诗稿》传世。他是毛尺园的高足、《诗稿》中有《哀挽故师毛尺园先生》诗:'布衣又失我公贤,故里风骚谁复传?禅悦枉为娱老计,诗情记在养花天。伴梅旧是林逋鹤,种菽尚留元亮田。行傍晋湖亲展拜,愁瞻墓树碧于烟。'时人评他《书舍晚望》中'夕阳褪尽猩红色,深巷人家渐吐灯'句用一'吐'字,殊觉清新。"

"他在授智中学的同事黄岩喻信厚序其《诗稿》,有'怡情适性似白乐天,腴词丽句似杜樊川,豪情逸趣似王渔洋',确非虚语。临海项士元题其《诗稿》'横湖诗人,近代当推黄壶舟、今樵昆季……展读之下,觉音调铿锵,才情横溢;倘假之年,奚难追踪二黄哉!'可惜他在未展诗才的英年,遽行逝世!毛莘《怀亡友琴朋》诗:'才调翩翩壮岁亡,邓攸无子倍凄凉。锦囊剩有呕心句,合是三生长爪郎。'徐行《哭琴朋》诗:'俯仰难忘旧日情,重寻踪迹过新城。花开禅院诗人死,水涨横塘塔影生。一夜书楼愁入梦,十年艺苑愧齐名。广陵绝调真成绝,何处教听戛玉声!'其同侪寄以哀思,并深表惋惜之情。"



关于陈琴朋身世的更多信息,可从赵立民(赵乾)《楝花庐遗集》中的《陈君琴朋传》中得知。其中也写到他的为人和才情:"君神夷气清,襟怀洒落,与人坐谈,雍容谐谑,人皆乐与之交。顾自守甚介,所至偶有不合,辄拂衣而去,不少留恋也……君之论诗宗渔洋神韵之说,故其所作虽寥寥短章,益耐人讽咏寻味。"

《楝花庐遗集》还有多首悼念陈琴朋的有关诗词,如《贺新郎·和沧海寄雪风》(六章录第四章)《哭琴朋六首》等。

哭琴朋六首 /赵立民

其一

十载抗颜作导师,苦吟瘦尽旧腰肢。 贪看桃李盈门好,呕出心肝不自知。 其二

底事吟魂化杜鹃,小楼云锁月如烟。 异时感旧长山道,泪堕双门古洞前。 其三

因缘文字久相知,落月停云系梦思。独记方城沉醉夜,双樱花下共谈诗。 其四

剧怜五瓣余四瓣,小垒三人少一人。 凄绝人琴踪迹杳,遗诗染上泪痕新。 其五

共工 乏嗣直为伯道俦,玉楼一召万缘休。 双亲白发香闺泪,终累幽魂午夜愁。

其六 夏杪扁舟曾访戴,只鸡斗酒话当风。 谁知一别成千古,回首前情似梦中。 2022年初,在温岭图书馆查阅《晋山毛氏宗谱》时,发现谱中有毛莘的《怀亡友陈琴朋》五首诗。其二:"渡江书剑气凌嶒,独上狼山吊骆丞。倦思莼鲈嗟落寞,归笺骚雅拥青灯。"其五:"昔年踪迹到鼋潭,咫尺青山柏再探。絮酒携将三月暮,孤坟一哭白莲庵。"

从"孤坟一哭白莲庵"一句可知,陈琴朋之坟墓,当 是在屿头村白莲堂附近。笔者初以为陈琴朋是楼岙村 人(该村陈氏为大姓),而据温岭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同 仁指教,实是屿头村人。

为了写这篇文章,笔者查阅了《温岭遗献录》中的陈琴朋遗作,发现他写过一首《狼山谒骆宾王墓》:"中朝士子尽浮沉,一檄煌煌四海心。慷慨陈郎余一楫,江湖归去暮云深。"毛莘《怀亡友陈琴朋》诗中的"独上狼山吊骆丞"即指此事。

而诗中写到的"鼋潭",则在箬横镇晋岙里村大坟山。晋山毛氏的始祖毛贞德,字彦深,号流离翁,其墓即在鼋潭,毛济美作有《鼋潭上谒始祖流离翁墓》四首。

同为"五瓣"诗人的徐行(徐方震)在其《双樱楼诗稿·江湖集》中,也有四首七律《哭琴朋》悼念亡友。

几

为了解陈琴朋这位"五瓣"诗人的更多事迹,两年前笔者曾专程走进新河镇屿头村探访,找到了陈琴朋的侄孙陈玉球。他的二叔陈乃华过继给陈琴朋。陈玉球和陈乃华带笔者去白莲堂后山看了陈琴朋墓和其父陈复初墓,两座墓并不做在一处。陈琴朋与妻子王国元(92岁时去世)合葬墓在其祖父之墓东侧。其父陈复初墓由温岭城北六份民国名律师张陈烈(幼直)书写墓碑,上写"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榖旦,清五品蓝翎广西梧州地方审判厅主簿陈公复初讳奏勋配毛氏宜人偕女素梅之墓,本处百岁坊,世侄张陈烈恭题,男琴朋敬立。"

陈玉球告诉笔者,他们这一支陈氏,是从六闸那边 迁居到屿头的(如此,则属于温岭金清陈氏,其辈行用 字有"国家有嗣恒兴维邦",陈琴朋就是"恒"字辈)。他 们所住的地方,就叫百岁坊,因为曾经有座百岁坊,坊 是为小屿后一位不通谱的陈氏百岁老人而立的,上世 纪60年代初坊都还在。百岁坊在长屿一带非常有名, 过去有口水井以水质好出名,有民谚"百岁坊格水,长 坎头格鬼",后一句指双门硐那边的坟多。

陈复初(奏勋)是毛济美组织的四乐社成员之一,是该社的娱乐股主任,林丙恭《蕉阴补读庐诗稿》中《同柯心补鹾尹玫雇船进城,便道访陈复初少尹,旋游双门洞》等诗中写到了陈复初。赵立民《楝花庐遗集》中有一首《醉后偕复初丈游双门洞》:"冒雨且游山,言入双门洞。笑煞两酒徒,既醉还入瓮(原注:洞形如瓮)。"



上月18日,为了寻访民国版《屿头陈氏宗谱》,笔 者再次来到新河镇屿头村,意外地从陈琴朋的继子陈 乃华家,寻访到了陈琴朋的一张合影。真是珍贵,这是 笔者第一次看到陈琴朋的形象。

那天上午,笔者在屿头村老宅第司马第拍照时,邂逅村民陈灵平,他得知来意,热情地将笔者介绍到87岁的陈乃华家寻访,交谈后得知,陈乃华家还珍藏着一张陈琴朋与温岭县中同事的合影。



▲右一为陈琴朋

这张照片虽已破损,上半部几乎全部断裂,画面上也有斑迹,但合影的四人形象还是清楚的。陈乃华说, 右边那位就是继父陈琴朋,这是家中仅存的一张陈琴 朋的照片了。

照片为竖幅拍摄,背景中有窗等,四个合影者左边 三人皆穿民国学生装,都是坐着的,右边的陈琴朋则穿 着长衫站立着。

"估计照片中的人都是温岭中学的老师。"陈乃华 说,但是他不知道另外三人的名字。

陈琴朋无儿无女,陈乃华8岁时陈家就让他过继 给陈琴朋,因为他生父与陈琴朋是堂兄弟。

陈乃华说,陈琴朋的妻子叫王国元,是泽国南洋王(现属于章袁王村)人。"我叫她姆娘,姆娘92岁时去世,有24年了。"陈乃华家还留着姆娘嫁过来的一口木橱,中间的橱门上,写有"晋砖五鹿宜孙子,汉洗双鱼大吉祥"一联。

据陈乃华介绍,陈琴朋去世后,还留下了不少书籍,有唐诗选等书,现在家里只剩这张照片了。

笔者了解到,《五瓣》诗集已由专人整理将列入《温岭丛书》,不过尚未面世,待此书出版,读者即能看到收入其中的20首陈琴朋遗作。

| 书翰绘事

见字如晤

张广星/文

国庆假期的一个下午,在家里读书久了,就想起去九峰公园走走。

新西大门人口处不远,坐落着好几座从异地迁建到这里的古宅院。这些宅院大小有别,功能各异,有被用做翻簧竹雕非遗工作室的,有被设计成书画院的。最大的那座公用,三时八节常举办各种展览,如有黄岩地方特色的盆景展、剪纸作品展等,还有逢节必办的书画作品展。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又岂可无展?果然,院墙台门前竖着一方海报架,上面写着:翰墨飘香——黄岩老干部书画展。

我离开黄岩工作20多年了,过去工作时熟悉的前辈或朋友,平时不太容易见面,有的甚至十几年了没见过面。我想,可能会在这次画展上"碰到"他们。

果然,第一幅作品就是喻哲富的楷书。我从年轻时就称她为"老喻",她则一直叫我"小张",即使现在我头发都白了,她还是叫我"小张"。她是一位资历很深的前辈,我刚毕业参加工作时,她就担任局长的职务了,后来还在多家单位担任过要职。她清秀文雅,言行中透着一种干练果决的劲头。现在她已经退休十五六年了吧,偶尔在街头碰到她和丈夫相伴而行。我很高兴能在画展中看到老喻的作品,因为它透露了老喻晚年生活的一斑:她在写字。从她写的字,可以感受到她心境的宁静,一笔一画是那么用心用功。或许,有人会从书艺这个角度来评论这幅作品,但我觉得,对于老干部来说,人生的晚年,能热爱能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事并能从中得到快乐就行。

再走过去,是一幅山水画,作者叫戈元,一看这就是 一个笔名。我很熟悉这个笔名,因为当年这个名字经常 出现在《黄岩报》上,他写的都是新闻小言论,往往一针 见血。他是我的老领导,叫陈理尧,"戈元"即从"尧"字拆 解而来。陈理尧先生是当年黄岩县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 长,分管新闻工作,又兼任黄岩文联主席。自然,那时黄 岩的书画文艺工作,也属于他的领导,但他那时忙得没 有时间学写字绘画。我知道,他跟他的老搭档——曾先 后担任过黄岩县委、台州地委宣传部领导,后来担任过 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浙江电视台台长的梁雄先生,退 休后相约学习书画,两人互相鼓励,共同切磋。我还知 道,他多次去杭州,就住在老朋友梁雄家里,日夜观摩研 讨。现在陈老部长年过八旬,出门不易,好在都可以用手 机来交流了。他现在住在"红豆杉"颐养院,"红豆杉"有 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医养服务,很多黄岩的高级知 识分子和退休老干部都住在那里,因为他们有文化,所 以颐养院组织起书画班,经常请老师来指导创作,还在 院内举办一些小型的画展。我从这次老部长参展的山水 画《泉水叮当》中,可体察到他老人家胸藏万壑的襟怀和 风一样泉一样的雅人深致。

接着是戴法友"老戴"的两幅作品,都是山水田园画。老戴曾长期担任原黄岩二轻局办公室主任,是系统内的笔杆子,是当时《台州日报》《黄岩报》和黄岩广播电台的优秀通讯员。我那时在黄岩电视台工作,常找他了解新闻线索。我在黄岩工作的那些年,从来没在书画展上看到过他的作品,但今天一下子看到他的两件作品,原来老戴晚年的兴趣也转到了书画上。

除了这些前辈之外,我发现不少作者是去年我采访过的黄岩开放大学书画班学员。这个书画班有些特殊,因为老师和学生都是黄岩电大1983年第一届中文班的同学。他们先是组了一个同学群,本意是为了大家晚年能经常聊聊天,约好一起到哪里玩,但有些爱好书画的同学,发现了家传三代画画的传人章容明同学和书法家、摄影家、曾担任过黄岩文化馆馆长的鲍澄文同学,都

在开放大学教书画课。老同学们就商量着组织一个书画班,让他俩来教。得到开放大学的支持后,他们一直坚持了四年。学生们固然学无止境,而老师似乎也教无止境。更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不是教与学的事情,而是抱团取乐。大家都不想毕业了。

其中年纪最大的"老王"王怀佐先生,是鲍澄文的前一任馆长。当年他工作兢兢业业,虽然组织过数不清次数的书画展览,耳濡目染,也具备了很高的鉴赏能力,但就是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书画。现在参加书画班,他是班上特别用心的学员之一,鲍澄文开玩笑说他,从前组织别人参展,现在自己成为了参展者。

汤艳艳是这些老同学之中的小妹妹,原是黄岩园林处的一名工程师。她从小喜欢画画,还曾被爸爸送到画家蒋文兵门下学习:"跟蒋老师学画是暑假,蒋老师要我每星期画几张人物送到他家去。"艳艳 18 岁招工进九峰公园,一有空就画画,19 岁时城关镇办了美训班,她爸给她报名去学习,得到名家於光庭、蒋文兵、顾奕兴等老师的悉心指导。后来九峰公园把她送到杭州,参加浙江省首届园林规划设计培训班学习。在杭州读书时也常有美院老师来教画,画水粉之类,因为园林跟绘画是相通的。

艳艳曾对我说,进开放大学也是一种缘分,通过三年多的学习,感觉有很大提高,她是搞设计的,在构图上轻重虚实方面原本也有点数,现在再有老师指导,画画就更大胆了。这次她有一幅篆书作品和一幅青松图参展。青松不老挺且直,题名《祖国万岁》,寓意祖国在她心中永远充满生机活力。

最后要说说的老朋友是张联国,观展时我看到他的"一书一画"。他退休前在黄岩区教育局工作,他是开放大学书画班中唯一不是老电大第一届中文班的同学,参加书画班之前从未写过书法画过画,是真正的零基础。他退休之后下海办过公司,屡败屡战,有朋友就劝他,你是个教书匠出身,办企业你看着容易做起来很难,还是颐养晚年吧。刚好有人在筹备书画班,就推荐他进了这个班。当时他有些不自信:我是零基础,能听得懂学得会吗?正因为是零基础,所以他比别的学员更努力,他始终记住老师的一句话:画废三千才入门。我去年采访他的时候,虽然同学们都夸他进步最快,他开始有作品参加区里和省教育厅组织的展览了,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基础还差得远:我才废稿八百,即使以后到三千了,还要继续写,继续画。

这次联国兄参展的书法作品,是用篆字书写的由他 创意AI创作的诗《颂改革开放黄岩教育成果四十年》, 我难辨篆字,后来他就把它们转成日常汉字发给我:"改 革卌载百业昌,教育兴邦誉远扬。黉宇星罗声韵朗,学知 瀚海意悠长。李桃烂漫盈寰壤,才俊缤纷著丽章。理念更 新苗挺壮,思维敞阔梦高翔。优质遍覆城乡享,均衡成就 果辉煌。黄岩普职声名亮,师聚质提绽锋芒。

卓越贡献人钦仰,先进地位傲同行。四十年间经砥砺,伟业千秋永流芳。"

同时他发给我一段文字,说明他写这首诗的用意和过程:"我的退休生活是书画,本没有诗的,这首诗是这次要展出,我灵机一动,想起我原准备参加省教育工会书画展时,就自写了一首诗,现在这首诗就是那首诗修改成的……艺术(当然我谈艺术很搞笑,但我想学习、临摹到创作时应该是有思想有灵魂的)应该结合当前的政治和社会,为社会服务,所以我就想起在这次要用这首告共思业"

联国兄参展的另一件作品是国画《荷风盛世》,清风徐来,宽大的荷叶翻飞,鲜艳的荷花盛开,其清香似乎溢出了画面,弥漫了整个宅院,沁人了我的心扉……

|| 台州话

"老鹰",为何在方言中唤作"赖鹰"

程和平 /文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瑰宝,其独特的发音与表达常常让人着迷。在椒江方言中,一些与普通话字面相同的字,其发音却独具特色,比如"老"字。

普通话里,"老"作为词头时,不直接表示年龄,而是 灵活地放在人或动物名词前,构成如"老公""老婆""老 虎""老鼠"等双音节或多音节词。

椒江话中,"老虎"和"老鼠"的叫法与普通话一致,展现了方言与普通话在词汇上的共通性。例如,"我肖老虎,你肖老鼠"表达了属相的差异,而"东山老虎要拖(ta)人,西山老虎也要拖人"则巧妙地比喻了世间事物的相似性,即所谓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抲白老虎"寓意捕风捉影,"老鼠尾巴"则指一种糕点。又如,"老鼠钻"形象地描绘了小孩子灵活的身姿,"老鼠吃"则道出了儿童珍惜食物、慢慢享用的趣态。

然而,当涉及到"老鹰"和"老鸦(乌鸦)"时,椒江话却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个性。在椒江方言中,它们分别被唤作"赖鹰"和"赖鸦"(其中"鸦"读作。)。如儿童游戏中的"赖鹰拖(ta)小鸡",以及形容讲话晦气之人的"赖鸦嘴"。

值得一提的是,"赖鸦"还衍生出"赖鸦青"一词,用 以形容像乌鸦羽毛般的颜色,即黑色中带有紫绿光泽, 这种颜色在椒江鱼市上常被用来形容鱼虾的新鲜程度 之高,如"个鲳鱼赖鸦青,透新鲜个"。

"赖鸦青"源自"鸦青",即鸦青色,这是中国传统色彩之一。"鸦青"一词在古诗文中屡见不鲜。宋代杨万里《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中有这样的诗句:"才近中秋月已清,鸦青幕挂一团冰。"明时王世贞的《西城宫词八首(其一)》中也有:"两角鸦青双箸红,灵犀一点未曾通。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赖鹰"与"赖鸦",其叫法富有地方特色,让人不禁好奇其背后的原因。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提到方言中的异读现象。在椒江方言中,"赖"和"老"读音稍有差别,但它们都作为词头使用,且"老鹰"与"赖鹰"、"老鸦"与"赖鸦"在含义上也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赖"是"老"在椒江方言中的特殊异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还有相同类型的异读可资佐证,这个类型,就是普通话ao与方言a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虽然不是普遍规律,但在台州方言中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例如,"熬猪油",椒江话叫"捱(nga)猪油",简称"捱油"。"捱"与"熬"在发音上存在对应关系,"捱(nga)"是

"熬(ngao)"脱落o所致。这跟"赖"与"老"的情形相同,即 "捱"的本字为"熬"。由于读音特殊,本字不明,才借用同 音字记作"捱(nga)"。《康熙字典》:俗谓延缓曰捱。椒江 方言解作"拖延",跟字书释义一致。如"捱时间(拖时间)""捱捱腾腾(磨磨蹭蹭,拖延时间)""捱到天黑(拖到 天黑)""岁捱大噢,对象弗好找(年龄拖大了,找对象有 困难)"等。

此处需要作个说明。"熬"字的中古汉语读音为ngao,晚清时期的北京话中仍有ngao音的存在。语音的演变,导致"ngao(熬)"的声母ng脱落,发展为目前普通话的ao,换言之,ngao是前世,ao是今生。而椒江方言,"熬"字的声母则与中古读音保持一致。

再如,"茅坑",椒江话读作"盲坑"。台州别处也有读"埋坑"的。"埋坑"也可用 ao 变 a 的现象来解释。"茅(mao)",脱落 o 音,"茅坑"变读为"埋(ma)坑"。在椒江等地,"埋(ma)坑"进一步变作"盲(mang)坑",这是在脱落 o 后再加上鼻音 ng 所致。这个 ng 是受"坑(kang)"的影响,在说话过程中自然添加的,即所谓的"同化"。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埋坑""盲坑"为记音,"茅坑"是本字。

此外,椒江话中还有将"道(dao)"读作"大(da)"的现象,如"一大杠""两大杠""三大杠"分别代表少先队干部级别标志中的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若用对应现象来解释,"大(da)"就是"道(dao)"的异读。由此推论,方言中"一大坞(一道痕)""一大路(一条路)""一大缝(一道缝)"等,其中"大"的本字也应该是"道"。

这种异读现象在台州方言中并非当代的产物,有历史文献为凭。清末,西洋传教士编写过台州方言圣经(罗马字拼音),其中就有"赖鹰""赖鸦""盲坑""大"等词语的记音,跟当下读音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异读现象并非椒江方言独有。绍兴话中也存在类似情形,如"黄包(ba)车""告(ga)化子(乞丐)""洋号头('号'读如椒江话'鞋')"等词语的异读。(王福堂《绍兴方言研究》)

综上所述,普通话中的 ao 与台州话中的 a 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系统性的对应关系,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尚不明了,也许受其他词汇影响,也许与别处方言读音有关联,此外也有为了避脏字改 ao 为 a 的。

总之,通过对方言中"赖鹰""赖鸦""熬油"等词汇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入地领略台州方言的魅力,还可以为考证方言本字和探索方言演变历史提供有益的线索。